

220

旅行 者 言



李國華撰

謝子愷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8325B

旅行者言

李圓淨

聽說粵漢鐵路通車，動了去廣東的念頭。我的旅行計劃，打算從上海乘輪船往漢口，換粵漢通車到廣州，還鄉之後，便由廣州經香港循海道回到上海來。這箇繞圈子的旅行計劃，在一月之內畢其全程。見聞却也不少，因途中好和人談天，到是耳食者多，竹窗無事，便把他記了下來。

四月初八，從上海乘船出發。日麗風和，輪船沿黃浦江駛着，逐漸離開了繁華的都市。我在甲板上散步，忽遇見同鄉戚君。他一生以舵師爲業，又做過南方各處口岸的領港，年輕時候，他的足跡並且到過南美洲。斑白的頭髮，額上深深的皺紋，表示他是箇飽經世故的人。無意中遇到這位老江湖，我這番不寂寞了。他的談勁很

可以，見聞又多，話盒子一開，別人輕易不得插嘴。如果你聽到打瞌睡，他還是滔滔不絕的自講自聽，好不有趣！他憑欄指點着說：

「那邊近年發現了暗礁，再過些，又長出沙灘，所以航線是改變了一點。」我問：「你做舵師和領港這許多年，所有各處的暗礁和沙灘，都知道得很清楚罷？」他笑了起來：「這那裏能夠！我單知道深水的航線；我只按照那條深水的航線，一心一意的駛去就是了。」這「單知道深水的航線」一句話，給我留了個深刻的印象。

船行了一夜，駛進長江。一早起來，看見浩瀚的波光，氣象非凡；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見到的長江。朝陽初起，我欣賞着江上的美景。戚君跑了過來，拍着我的肩道：「你覺得長江怎樣？」我說：「偉大極了！」他老人家呵呵的笑道：「南美洲的阿馬森河，才算得全世界第一條大河呢！」我說：「是了，你到過南美洲，我聽說

你從前在那邊很發了點財，我到要知道阿馬森河是怎樣的。」他舉手搔搔斑白的頭髮，歎口氣道：「說不得了，我們在海上跑的人，胡天胡帝的，那裏會有什麼積蓄？却是那世界上第一條的大河，我到終生不易忘記啊！那阿馬森河，從南美洲的北部流入南大西洋，入海之處，河身很寬闊，一望無際，如同大海；但周圍數百里的海口，都是可飲的淡水。」他又微笑着說：「講到這個上頭，却是一件笑話！那時有隻帆船，從歐洲駛來南美，不幸在大西洋上遇着暴風，一連幾天不得登岸。船上的淡水飲盡了。况地當赤道，炎熱如火，沒有淡水，是一刻都過不得的。如果飲了海中的鹹水，不久越發大渴，便週身發燒，癡狂而死；所以水手們渴極要飲海水的時候，船主總是不准。這時惟一的希望，就是能夠遇到有船經過。正在萬分難忍的時候，僥倖遠遠的望見一隻帆船。船主立刻將求救的

旗高高扯起。那邊看見這裏扯的是三方旗子，檢查號碼，知道所報的是「無水渴死求救」，也就立刻升旗還報了。哈哈，你道那個有淡水可喝的船上所答的是什麼一回事呀？說也好笑，原來是告訴他們「四面淡水汲飲」六個字。那班垂死的船主和水手們看見了，好不希奇，原來他們還沒有知道自己的船已經飄流到阿馬森的河口！雖然四望不見邊際，卻早已在大河淡流所在了。他們責備自己說：「四周都是淡水，我們還要找水喝，豈不蠢透了嗎！」這件愚蠢的事，幾天之內，就給全世界的人知道，連船主的大名都被登到報上去了，哈哈！——我聽了，心中頓時生起一種嚴肅的感覺，到不覺得好笑。

午餐時候，戚君來同桌吃飯，見我素食，盤問起來。我回答吃素奉佛多年了。戚君慨歎着說：「吃船上飯的人，有幾箇不是浪子

的，我混到這點年紀，也着實懺悔了！時常想求箇歸宿，什麼三六冊先天道等，我都有點相信，月中也吃幾天花齋，却又摸不清門路。」我道：「戚先生，你老人家是箇見多識廣的人，這幾年各處佛教是很普遍的，爲什麼還在這箇上頭打轉？那許多教門，只因不明事理，也有貪財的，也有圖勢的，今日講燒鉛鍊汞，明日說架乩扶鸞，亂絲無頭，混來一起。且不說他有無危險，究竟於身心性命上有什麼成就！佛法只是破除妄情偏執，所以佛的說法惟說眞如；眞如的意義，就是眞眞實實，平等一如，若有妄情便非眞實，若有偏執便非一如。佛是箇覺者，把全宇宙照得明明白白的，洞見了本來面目，也就是洞見諸法的實相。你今日想求箇歸宿，惟有佛法是你的安身立命處。你昨天說，做舵師的宗旨，單知道深水的路程，這句話，給了我一箇十分深刻的印象。對啊，何必理會各處的

暗礁和沙灘，只要照着深水的航線，一心駛去就是了。同理，不用盡知左道旁門，只要曉得光明的正道而已。」戚君表示很感動的樣子：「我是決定歸依三寶的了！無奈職務羈身，一時不能朝禮諸佛菩薩的道場，也是一樁恨事。」我說：「諸佛菩薩心包太虛，量周沙界，以衆生的心爲心，以衆生的境爲境。因爲徹證唯心，圓彰自性，所以悲運同體，慈起無緣；有感卽應，無願不從，隨類逐形，尋聲救苦。譬如日照中天，影現衆水，不但那江湖河海各現全日，就是小至一點一滴也無不各各都現全日。諸佛菩薩於十方無盡世界普現色身，豈有只在名山道場而不在別處之理？卽如今早你說的那件阿馬森河故事，船上的人不知周圍都是淡水，幾乎渴死，是很可笑了。然而諸佛菩薩的慈悲，汪洋如海，人們不知自己的周圍都是恩典，還要去求，便是同樣的可笑！戚先生，隨處都是諸佛菩薩的

道場，不能朝禮名山，算得什麼恨事？那日光普照，盲人未嘗不身受其益，而不能見，纔是一樁恨事呢！」從此，戚君對於佛教的信仰便十分堅決。我們天天談佛學，一直談到了漢口。

船到漢口，住了幾日，參觀過漢陽的鐵礦。那天我一早就到了粵漢鐵路車站，到的太早了，在月台上散散步。不久來了幾個搭客，一路東張西望的找了來。他們見車牌上有粵漢兩個字，就把行李先丟在裏面，然後各自登車，揀選坐位。粵漢路通車雖然不久，却並無一人疑問自己要坐的車錯不錯。我看在眼裏，記在心裏。火車開動，和我對面坐的就是在礦中會見過的胡先生。他是一位誠篤的佛教徒，常到礦裏去向工人們講講佛法。我們一見如故。胡君說：「有一天，我在礦底纔要乘懸籠上升，恰和工頭相遇。他問：『先生所講的往生淨土法門，只憑一句佛號，就行了麼？』」我道：

「是的，往生之法，只憑一句阿彌陀佛。你想世間有這樣極便宜好事，又到那裏去着鐵鞋而問至道？」他說：「正是因爲太便宜了，所以我不能相信。」那時我且不同他談這些，先和他作如下的問答：「這鑛大約有多少深？」「約數十丈。」「籠口那樣深，四面陡削，並無容足之地，人要出籠上升，可不容易呢。」「那裏的話！你只管上了懸籠，此外就無須你操一點心了。」「升到井口要多少時候？」「不過幾秒鐘。」「懸籠這般重，上升之時，要不要人力相助？」「可又來，人力濟的怎事！你只須跨步進籠，全仗機力，不費你半點兒氣力，便很容易的升了上去。」「話雖如此，開這鑛時，可不要費盡多少力量，化却千萬資本，纔能這樣容易的升降麼？」「不錯，當日爲挖這籠口，那艱難辛苦處，端的一言難盡。」「這樣看來，百丈的深坑，是別人費了心機，用了資本，我

們纔能夠上落得這樣便當啊！我現在告知你，西方極樂世界，是阿彌陀佛發四十八大願之所成就；依願久經長劫，修菩薩行，捨金輪王位國城妻子頭目腦髓不知幾千萬億，種種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圓修萬行，力極功純，莊嚴淨土，自致成佛。這個法門，全體是佛的境界，甚深難測，唯佛與佛才能究竟的。那權位菩薩也不能全知，怎可以博地凡夫妄生臆斷？只因這法門如此廣大，他的修法又極簡易，因此非宿有淨土善根的便難堅信無疑。如果我們能夠於此法深生信心，便是以凡夫心，投佛覺海，潛通佛智，暗合道妙了。」那時旁邊聽着的鑛工和這位工頭，對念佛法門都發生了信心，一起加入我們的蓮社。「我聆教之下，對於胡居士這一番的善巧方便，不覺十分敬佩。回想到今早我在車站月台上看見的搭客情形，覺得阿彌陀佛的大願大力，譬如這一班火車，不論何人，但得

上車，便到彼岸。可是迅速穩當，是上車以後的事。如果你不信這火車有此神力，卻怎麼好？瀟益大師說：「得生與否，全由信願之有無；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淺。」是千真萬確的了。

車行又過一日，早到廣州。看見市政較前進步，高大的新建築又增加了許多，卻是仔細一觀察，究竟掩不住商業的蕭條；不景氣的侵襲，廣州又何能例外。夜飯後，出外訪友，途中看見對面來了一箇大漢，肩着一捆布，口中叫賣。這人和我說：「先生，這種布，每匹賣一元，不算貴麼？我道：「確實不算貴。」他說：「我從鄉下跑了三十里路來到廣州市，喉嚨也喊啞了，一尺布也賣不出去，豈非怪事？」我答：「在這種年頭，生意清淡，窮人太多，也怪不得了。」他說：「我這布，來的便宜，只要不虧本，強似再往別處去。天也黑了，三十里外，一家捱着肚子等食用呢！」說着，

不覺悽惶起來。我這時心中忽有所感，就問：「通通買你的，討價幾何？」他把我上下看了幾眼，笑着道：「先生不叫我空跑這一躺，就給我五元罷。」他收了錢，又說：「布是先生的了，放在那裏好？」我說：「難爲你到路上，喊着說，『白送布匹，來的不論何人，各給一丈。』我想不一會也就完了，你才去罷。」那人遲疑了一會子，又把鈔票拏出來看看。我說：「如果你不願意的話，就把錢還我，布仍舊是你的。」那人忙道：「那裏的話，先生買布送人，我有不願意的麼？」說着，往街心大踏步走去，高聲叫道：「布不要錢了，白白送人，要的各來拏一丈！」我站在黑影裏，留心看着將要發生怎樣的情形。看他到了一家門口，那裏站着一箇中年婦人，他說道：「大嬸，送你好布，這是輕易不得的機會咧！」那婦人冷眼朝他望望，搖搖手：「不要，不要！」走進屋子，把門

關上了。布販好生沒趣，自言自語道：「咦，原來是箇呆子！你不要，橫豎有人要的！」話猶未了，迎面看見跑來一箇女孩子，布販忙著喊：「來來，大姑娘！這裏有布送你，快拏一丈去，這是人家白白送你的呢！」那孩子見這人是箇大漢，服裝不整，說話莽撞，心中好生害怕，掉轉身，跑回去了。他又急又氣，走完了一條街，一尺布也沒有送去。一面喊着送布，一面嘴裏咕噥着，罵那些人是笨貨，是糊塗蟲，只得又走回來，氣急敗壞的，朝着我說：「你看滿街都是些瘋子，這可怎麼辦！」我笑道：「朋友，不要着急！我和你一塊兒送去。」路上，我也幫着喊。他們聽見是我的聲音，就有許多人來要布。可是他們手裏雖然接了布，仍舊有一種遲疑的神氣。不多一會，也送完了。遲到的人，不免口出怨言。內中一箇婦人埋怨着：「我窮到這箇樣子，你也不肯送，真是不分皂白的！」

布販燈光底下認的真切，大發脾氣道：「剛纔擺手不肯要，關上門，把我閃在街上的，原來就是你！」婦人回話：「那箇時候，我知道你是說真話麼？」布販忍了一肚子氣，搖着頭：「罷，罷，因爲你不信，所以沒得着，莫怪莫怪！」頭也不回，匆忙地去了。我看完這一幕趣劇，夜深了，寂寞歸途中，念着經句：「信爲手，入寶山自在能取；無信，不能取。」又智度論說：「有信清淨，能入佛法；無信，不能入。」唉，這箇信字，豈同等閒？

在廣州盤桓了兩天，隨即還鄉。閒着，到公錫塘一帶觀覽風景。此時嶺南的氣候很熱了，村兒成羣的在塘中游泳。我立在水邊，忽然看見一箇頭從水裏冒了出來。這人一眼看見我，喜的眉開眼笑，跳上岸來，和我敘舊。我們在大樹下納涼，拉東扯西，談着鄉中的事。我問：「游泳易學麼？」他答：「初學時似乎有點

難。」「難在什麼地方呢？」「初學時只是不敢停歇，總不肯相信睡在水上就能被水托住；覺得不是這麼着，就要沉下去了，一時手忙腳亂，愈慌張就愈糟糕！」「學會之後，便怎樣呢？」「那時深信水有托力；不必自己亂動，自然浮而不沉。」「怪不得我曾見人表演游泳術時，任別人將全身捆作一團，丟在水裏，還是不會沉呢。」「可不是，這是精於此道的了。」「有什麼祕訣嗎？」「還有什麼祕訣呢，只要深信水有托力就是了。我常常對初學的人說，你信水有托力，水就漂浮你。無奈他們心虛，難以相信！」我點點頭，心裏想着：「入道之難，何以異此！」我們又談到鄉中諸老輩，那知不過三五年間，老成大半彫謝了，足見人世無常，不勝歎息。我說：「你的叔祖，從前不是箇有名的鐵匠麼？」他道：「是呀，我想起他的往事來了。在咸豐年間，中國大亂，那時他在外省

當兵。升到營長的時候，被敵人擄去了，囚在牢裏，兩腳被鐵鍊鎖着。初起他全不在意，以爲自己是箇鐵匠出身，無論什麼鎖鏈，總有法子斷他的。等到無人在旁，將鐵鏈各環仔細一看，不覺灰心喪膽起來，原來這鐵鍊就是他自己製造的！他日常誇口說，『我造的鐵鍊，十分堅固，無人能斷。』這回知道被鎖着的鐵鍊是出於自己的手，頓時斷絕了逃脫的念頭。他足足度了十幾年的牢獄生活，等到亂事平了，回到故鄉時，頭也白了，從此鐵匠也不要做了。『我道：「這一件事，最足以證明佛經上講的業力兩箇字。古書說的，『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世間一切事物，端的沒有一樣不是受因果律之支配的；人生的生死壽夭，祿享豐薄，際遇盛衰，以至一國一地的興廢，都不是偶然發生的，都不是憑空而來的。』講到這裏，我指着公錫塘說：「你知道這個塘的來歷麼？這就是我的先祖

公錫所開闢的。他看見暑天耕牛辛苦，且爲防旱起見，便將自己的良田和人交換了幾十畝低田，開闢爲塘，以利公衆。村中誰人不知？今日兒孫輩得到豐衣足食，真的是受了先祖之賜呢。」他說：「是啊！全鄉的人，至今還是歌功頌德的。」

鄉居旬日，即便起程，路過廣州，直到香港，打算趁郵船回到上海。上船之後，看見同房間的是箇外國人，問起，原來他就是從前大學教授佐治博士的老弟。說起才知道佐治老先生回到英國蘇格蘭家鄉之後，就作古了，爲之歎歎不置。想起袁宏道說的，「今日弔同鄉，明日弔同年，又明日弔某大老，鬼多於人，哭倍於賀，又安知不到我等也！眼前數十年內所餘幾何？縱復得之，有何光景？若不力學，皆是添業之日！程途有分，資糧早辦，便爲得計；去之遲速，可勿復論。」思之不覺凜然。傍晚，我們同在船面眺望海

景。當郵船駛出鯉魚門時，山勢雄奇，波濤洶湧。我們談到鯉魚門的山勢，他說道：「蘇格蘭的北海，羣島羅列，有許多大石山直立海中，情形和這裏差不多，可是山上無土，不能種植，因此有無數的海鳥在懸崖上作巢。土人常到島中取鳥蛋爲食，但山勢壁立，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一處陡崖，石層突出，那裏鳥蛋最多。當時有一個人，從斜坡爬到山頂，將繩的一頭縛在樹根上，然後自己順着繩子下去。只因山頂撲出空處，人卻懸空了，眼見鳥蛋近在石層裏，一時奈何不得。這人十分膽大，當下將繩搖盪起來，使作打鞦韆的樣式，愈擺愈近，等腳立得住石層上時，便急忙拾蛋，裝在籃子裏。那知他貪慾滿腔，忘了危險，竟一時大意，把手中的繩子放了。繩因垂力往外移開，再掣不着。看看立腳的所在，只有一點兒地方，連轉側都不容易的！想望人援救的話，誰料得着要等到那

一天才有人來呀？他戰戰兢兢地將頭慢慢的掉轉來，只見低低的下
面波浪滔滔，高高的上面山岩陡削，再一張望，那繩子還擺來擺去
的在空中搖盪，啊唷，這一驚非同小可！這時他心裏盤算着：繩的
擺力愈小，可就離開人愈遠了，立刻下手，還來得及；再一遷延，
等到繩子不擺，可真絕望了！當這千鈞繫於一髮的時候，他立刻拏
定了主意：倘要得命，必須趁繩子向裏面擺動的一剎那，縱身把他
捉住，這一箇最後機會，是萬萬不能錯過的！他於是咬緊牙關，眼
睜睜地看着繩子擺近的當兒，全身用力向懸空一跳！嘿，虧他雙手
撈住了繩索！繩頭有座，歇着，喘息定了，纔艱辛地攀着繩子扒上
山來，這真叫做死裏逃生呢！我在蘇格蘭家鄉得知此事，直待到了
英京倫敦，還常常的記起。不久在倫敦佛學會聽過一回演講，便覺
悟到佛法真是難聞，人身真是難得，時乎不再來，豈可錯過？今番

先兄身故，心裏悲傷，想藉旅行來排遣一下，也正要到中國一沾法味呢。」我聽罷，又驚又喜，說道：「先生的入佛因緣，真正難得！大乘本生心地觀經說，『是諸衆生無福慧，恆處沉淪生死海，億劫不見諸如來，隨諸惡劫恆受苦。我等無數百千劫，修四無量三解脫，今見大聖牟尼尊，猶如盲龜值浮木。』你想，盲龜值浮木，這是多難的一樁事！就積極方面看是箇難字，但就消極方面看便是一箇險字。你說的那件驚心動魄的險事，實在更能使人警醒啊！」

第二天早上，海面發生了大霧，輪船緩緩駛着，汽笛不住叫着，寂靜的房艙中，他又向我談起去冬印度洋上一艘郵船遇險的事來。他說：「那隻船在濃霧中觸着暗礁，海水就向裂開的破洞裏直灌，船身逐漸的下沉了。在悲慘的景象中，水手們叫客人趕緊上舢板去逃命。有一位貴婦，因見舢板小得可憐，風浪又大，就不肯離開大

船。後來搭客們都過了舢板，搖將開去，這婦人眼見得大船實在不濟事了，方才大聲呼喊他們回來，懊悔沒有早一步上那舢板去。那時衆水手都不敢答應，因爲大船沉下去時，近處的水有很大的吸力，如果不遠遠地離開，一定要被吸下去，同歸於盡的。唉，這箇婦人的死，是死在自己的耽誤！」他說到這裏，沉默了一下，再將兩手一伸道：「完了！」我應聲道：「是的，太遲了，完了！」次日，霧散天青，風平浪靜；船到申江，旅程告畢。

世法篇

〔節錄佛法導論第二章〕

佛法包含世間法和出世間法。而以出世間法爲究竟。出世間法包含小乘和大乘。而以大乘爲究竟。現在先說世間法。講到我們和這個世間的關係。實在是太密切了。我們的一舉一止。一呼一吸。那一刻離得了這世間。我們的一禍一福。一消一長。又那一刻離得了這世間。即使人們死了。也離不了這世間。我們的生死存亡。都在這個圈子裏。我們如果打算要了生脫死。依著佛法把這宇宙人生作整個的徹底的解決。那麼我們至少對於這個世間要有相當的認識。

從來聰明睿智的人們。莫不有一個共同的疑問。就是我們所處的宇宙。究竟從何而生的呢。究竟依何而立的呢。（宇宙就是表示世間的時空關係。和世界二字相當。那四方上下謂之宇。和東西南北上下四維名界者相當。古往今來謂之宙。和過去現在未來名世者相當。世界和宇宙。同爲無限的時間與無量的空間之合稱。佛經中多稱世界。此書爲言說方便。故稱宇宙。）他那悠

久的年齡。超過了我們的壽命。何止數千萬倍。他那龐大的體積。超過了我們的身軀。又何止數千萬倍。我們想豎窮三際（過去現在未來叫做三際）可惜揣不著他的根源。我們想橫徧十方（東西南北上下。加了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叫做十方）無奈又摸不著他的邊際。那個疑問。直到今日。今時。哲學家只得叫他做宇宙之謎。科學家只好不管。宗教家推在上帝的身上。卻再不許人問了。千古以來。能夠把這個疑問圓滿解決的。惟有佛法。他就是說。宇宙從業力而生。依業力而立。他那悠久的年齡。和龐大的體積。只是一個業力之網。什麼是業呢。俱舍光記說。『造作名業』。這個解答。頗為扼要。詳細點說。凡是身所做的事。口所說的話。心所想的念。都叫做『業』。由業而生的力。便叫做『業力』。人們自從呱呱墮地以來。一攔入這個宇宙圈子裏。便有種種的環境。種種的受用。無一樣不是業力所感召的。業力的連鎖作用。便叫做『因果』。世間一切事物。沒有一件不是受因果律之支配的。那人生的生死壽夭。祿享豐薄。際遇盛衰。乃至一地一國的興廢。都不是偶然發生的。都不是憑空而來的。這因果之理。和數理相同的。如一加一是二。二乘三得六。都有個一定

的程式。有這樣的因。便有這樣的果。因已造成。果是遲早終須出現的。簡單的因果。世人還能夠明白。複雜的因果。就難得索解了。一個因種下了。如果到時沒有相應的果。一定是有了別的因混和了。進去的緣故。這依然還是個相應。不過那因果就不是簡單的。而是複雜的罷了。須知世間人事的複雜萬變。是和人心的複雜萬變息息相應的。既然由業因而感果報。那業因既萬別。則果報亦萬變。所以就有六道輪迴中千差萬別的境象。天道人道。修羅道。畜生道。餓鬼道。地獄道。叫做六道。且就人道來講。福中有時亦有禍。禍中有時亦有福。善人有時也許會發生一點惡念。惡人有時也許會發生一點善念。也有因一念做成了極大的惡業。便能夠掩蓋了許多小善的。也有因一念做成了極大的善業。便能夠消去了許多小惡的。再就輪迴中各道來講。那生天的。不一定要等到罪報完了。纔能生天。也許天道報盡時。再入他途受罪。來清償他從前的惡業。那入地獄的。亦不一定全無善業。也許到地獄報盡時。再生人天受報。來清償他從前的善業。至於那爲善而惡終的。是因今生的善業尙未成熟。但前生的惡果卻已先熟了。那爲惡而善終的。是因今生的惡業尙未成熟。

但前生的善果卻已先熟了。正如荒年的穀，是從去年耕種得來的。但今年荒了，來年還當受苦。這樣看起來，因為身口意三業時刻造作不停的因，就有那善惡相間發生的果。所以善報惡報先後長短的事象，全是隨著業因轉變的。業因既時刻有變遷的機會，果報自然也時刻有變遷的可能了。那報應分爲三種：一種是現報，就是今生作善作惡，今生便受福受禍的；一種是生報，就是今生作善作惡，等到來生纔受福受禍的；一種是後報，就是今生作善作惡，要等到第三生、第四生，或十百千萬生，乃至無量無邊劫後，纔受福受禍的。卻是無論他怎樣的複雜萬變，其中的因因果果，正如債主追償，強者先牽，所謂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又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一般地準確。且舉命理來說，這命是那個定的呢？如果說是上帝天神定的罷，爲什麼會有厚薄的平均呢？如果說厚薄是善惡的賞罰罷，爲什麼那初出娘胎的孩子，未曾有善惡的造因，便都已經有了禍福的差別呢？如果說這是父母爲善爲惡的賞罰罷，爲什麼又有父母作惡，子孫福報卻有很好的，父母行善，子孫命運卻有很不好的呢？這種種的不齊，惟有因果之說，纔能圓滿解答。以上的話，只說

心能造業。不過還有心能轉業的道理。也應當知道。姑且先舉個例來說明。昔袁了凡先生得遇孔某。孔某依着皇極經世法爲他起數。結果是縣試得第十四名。郡試得第七十一名。學試得第九名。某年補廩。某年當貢。某年受職。任期二年半。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命終。無子。後來了凡從縣考一直到出貢。孔某所說的都應驗了。這時了凡以爲萬事都是前定。還希求的什麼。後遇雲谷禪師於山中。禪師將立命的道理來做策他。於是了凡漸次舉行三千善行。作爲功名子壽的代價。從此孔某的預言就不靈了。前說限於貢的。居然會登第。限於無子的。居然會弄璋。壽限五十三歲的。居然到六十三歲也還活著。見了凡四訓立命篇。可見得了凡如不遇孔某。便無從見業力拘束的實徵。不遇雲谷。便無從知業力轉變的方法。明白了這一點。便知愚者可智。智者可愚。壽者可夭。夭者可壽。富貴貧賤一一都可自作主宰。所謂天定者勝人。而人定者亦能勝天。就是這個道理了。世人不知隨心造業和隨心轉業的道理。多少大聰明人。弄得前功盡棄。還要遺害多劫。如果知道命自我立。福自我求。那麼一切壽富康甯之權。都能夠由自己作主的了。

因果的道理已約略說過了。但有一個問題。就是業因種下之後。果報還沒有發現的時候。那業力寄託在那裏呢。要明白這一點。不得不把阿賴耶識來講一講。要講阿賴耶識。又須把八識都略說一下。佛法上說『萬法唯識』。就是說我們所經驗到的一切事物。都是由自己的心識發生作用變現出來的。這個理很容易的懂。比方我們遇著一件事物。倘若我不注意。便見如不見。聞如不聞了。那心識的作用可以分做八種。就是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末那識。阿賴耶識。眼耳鼻舌身意。叫做六根。前六識是從根得名的。與六根相對的。叫做六塵。就是色聲香味觸法。（這法字。指心裏的種種思念。）在這六識裏頭。前五種只能了知自己界限內的東西。不能代別種識發生作用。那第六意識就不然了。意識能和前五識同時俱起。助他們發生作用。前五識只有了知的作用。如眼見色。只能了知是色。至於色是青的。黃的。或好或醜等等。全是意識的分別計度。所以當前五識中。有一識起用時。便有意識同著俱起。幫助著發生作用。因此把意識叫做五俱意識。但意識有時能離開前五識。而獨自發生各種思念。這就叫做獨頭意識。現在心理學上所講的。只有前六種識。

（心理學上的意識。包括前六識言。並非專指第六識。）除此之外。就說不出什麼了。但從佛法上說來。我們還有第七第八兩識。第七識叫做末那識。是第六意識的根。意識有時間斷。末那識是不間斷的。他常常在那裏思量。他所思量的。就是執定爲自我的一種想頭。一切有生命的動物。都有這種執著。衆生眼前所對的宇宙。只是自己向前追求的一種回答。當他向前追求的時候。卽認定有自我。是爲『我執』。同時認定有與我相對的前境。是爲『法執』。既錯認了主觀的我和客觀的宇宙爲實。從此便做出種種自私自利的行爲。起惑造業。永難脫離苦趣。不得清淨解脫了。所以古人又稱末那識爲染汙識。不過末那識既然常常存有執著自我的一種念頭。那麼給他執著而當做自我的。究竟是什麼呢。這就是第八阿賴耶識。阿賴耶識是以前七種識的根。我們的根身（卽肉體）器界（卽宇宙）都是他變現出來的一切業力所寄託的地方。就是他在六道輪迴中流轉的。也就是他。梵語阿賴耶。華言無沒。因爲他雖流轉生死。卻總不壞滅的緣故。又譯作藏識。因爲一切善的惡的有漏的無漏的種子。都藏在他裏面的緣故。什麼是種子呢。種子便是潛勢力的。

別名。我們的身口意三業。或善或惡。都有力量來影響藏識。把他們的勢力潛伏在藏識裏頭。這種過程叫做熏習。（這是一種譬喻的話。猶如香熏衣服。而衣服亦留有香氣。）這潛勢力等到機緣成熟。便發現於外。這種過程叫做現行。現行再去熏習藏識而成種子。如是輾轉相生。循環不絕。我們明白了這一點。便知道藏識就是業力所寄託的地方。

衆生藏識中的業種是沒有限量的。這無量的業種挨次成熟了。便由不得輾轉受生（俗稱轉世）無有止歇。種子好的。在善途中現。種子劣的。在惡途中現。那種子的好劣。則由於前生造業的善善惡惡。以爲因。衆生在六道中受生一次。各爲一期無常。因爲業種一時成熟了。所以暫有。因爲業種一時謝落了。所以還無。本無今有。暫有還無。所以說爲無常。卻是這無量無數業種中的善惡種子。真是無所不有。因此今日爲人的。明日可以升天。今日爲帝釋（卽忉利天主）的。明日可以作馬牛。或有數世都生在一道的。顯然是由於挨次成熟的業果相類罷了。但一遇緣不能續的時候。便又受生他道去了。照這樣看。從無始以來。任何衆生在那六道輪迴之中。於一切的繁華。於萬般的苦

惱實在。是無不滋味徧嘗的了。好不苦楚。關於輪迴的確證。古人書上所載。不知凡幾。就說稗官野史不足爲信。然正史上載的。也就不少。那伯鯨爲熊。見於史記正義。如意爲犬。見於漢書。羊祜前身爲李氏子。見於晉書。梁元帝前身爲眇目僧。見於南史。梁紀。李氏女前身爲李庶。見於北史。齊紀。劉沅前身爲牛僧孺。范祖禹前身爲鄧禹。郭祥正前身爲李太白。均見於宋史。夏原吉前身爲屈原。見於皇明通紀。此皆載在簡編。班班可考。難道那歷代史官都是說誑騙人的麼。

我們既然明白了由業因感果招致輪迴之理。我們便該知道人世間有一樣最普遍最嚴重的罪惡。這樣罪惡就是殺生。可歎人們只知此生之爲人。卻不知這一生以前。其爲異類者何限。這一生以後。其爲異類者又何限。日日吃著動物的死屍肉。可知道他們無量世來。多數和我們有眷屬的關係麼。可知道今生被我所殺的衆生。前生多是我的至親至好麼。試看廣仁錄載。那饗客之羊。原是已故之妻。法喻經載。那饑兒之雞。恰是前生之父。照這樣說。誰敢保我們庖廚中所宰割的。不是前生的父母妻子呢。僅僅爲了口腹之欲。便忍心

聚現生的父母妻子於一堂。細嚼前生父母妻子之肉。唉。生者酣嬉歡笑。可知故者苦楚悲哀麼。反過來看。今世恩愛同食之人。他生又互爲俎上之肉。倘自天眼旁觀。真是悲愍何極。凡有所殺。無論殺的緣起什麼樣。那被殺者以臨終極苦極痛。銘刻在心。因此結怨。未有不乘機報復的道理。我們知道人具八識。如田。起善惡之念爲種。如果起了一念好殺之心。熏入八識田中。便累劫永爲輪迴之種。那衆生被殺的。起了一念忿恨之心。熏入八識田中。便累劫永爲怨恨之種。生生世世。因緣會遇。報復豈有盡期。左傳載公子彭生託豕人引齊侯於難。趙同趙括化二豎陷晉侯於死。以古代君主之尊嚴。那臣下被殺的。尙且肆其報復。何況人們日日妄殺無辜。那結果該當怎樣呢。可歎世人在這一生的過程之中。自少至壯。自壯至老。實在無往而不造殺業的。當初纔出娘胎的時候。卽因稱慶而殺生。不久滿月了。再殺生。不久滿歲了。又殺生。等到長大了。議婚了。因納吉而殺生。因請期而殺生。因成婚而殺生。況子又生子。子的子再滿月。滿歲。議婚。輾轉無非殺生。至於有女的。出嫁時要殺生。信神的。祠神時要殺生。好客的。宴客時要殺生。那貪味的。多病的。又爲口腹而殺生。加以步履殺。

樹藝殺。隨喜殺。讚歎殺。積之一生。被自己殺死的生命。真不止百千萬數。這還罷了。獨不解當疾病祈禱的時候。本欲求生。倒反傷生。獻壽稱觴的時候。本欲長命。倒反戕命。婚姻原是團圓之始。偏去烹雌宰雄。生子原是續嗣之祥。卻來殺母及雛。到底是什麼道理呢。況且世人只因吃的一餐。便每每不止殺一命了。如鳩鴿鶉雀。須得十餘命纔得一餐。如蚌蛤蝦蜆。就非得百餘命不夠一餐。又有一種好美味。貪適意的。還要千方宰割。百計烹煎。因為世人口腹的要求。如此其甚。所以在這個世界上。一到天亮時候。即有無量無數的狠心屠戶。手拿利刃。霎時間。全世界上。幾萬萬萬生靈。身首異處。積其屍當堆過高山之頂。收其血可染赤江水之流。觀其狀。慘過屠洗城池。聽其聲。急似雷霆震烈。從朝一直到晚。只見利刃剖腹。尖刀刺心。剝皮刮鱗。斷喉劈殼。或滾湯活煮。鱉鱔。或鹽酒生醃。蟹蝦。數不盡的殘忍。說不了的悽慘。可憐大痛難伸。極苦難忍。造此彌天大惡。結成萬世深仇。這口腹所造的惡業。可真不小呀。我們可要知道。人世間一切的罪惡。無非由十惡所作成。而殺生實居十惡之首。那十惡就是殺生。偷盜。邪淫。妄言。綺語。兩舌。惡口。貪欲。瞋恚。邪見。對治十惡的。便是十善。十

善亦以不殺生居首。佛教戒律無論五戒十戒菩薩戒都以不殺爲首。偷動善機必從此始。世人果能尊重這十善戒法既不樂殺生那戰禍自滅既不願偷盜那匪劫亦自少。既不縱慾肆淫那體魄神智必日強。既不妄言綺語兩舌惡口那放僻邪侈之辭自絕。再漸漸拔除貪欲瞋恚邪見之毒。豈但政和理直將人人都得大覺悟大解脫了。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8 8325B

旅 行 者 言

全 一 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印五千冊

◎ 每冊定價大洋四分

(外埠酌加郵匯費)

撰 述 者 李 圓 淨

印 刷 兼 者 國 光 印 書 局
上海新大沽路口 電話三三七四三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佛 學 書 局
愚園路一五四號 電話三五五二四

分 發 行 所 佛 學 書 局 分 局

上海麥特赫司脫路 上海新民路國慶路
上海望平街有正書局 長沙玉泉街七十號
杭州西湖龍翔橋 北平西安門大街
福州下南路廿四號

分 銷 處 各 埠 佛 經 流 通 處

